



李敬日记

1960~1962年在大庆油田

罗善兰 编



新华出版社

李敬日记

1960 ~ 1962 年在大庆油田

罗善兰 编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敬日记:1960—1966年在大庆油田/李敬著;罗善兰编.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8
ISBN 7-5011-5278-0

I.李... II.①李...②罗... III.石油工业—经济史
—中国—1960~1966 IV.F426.2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36332号

李敬日记

(1960—1966年在大庆油田)

罗善兰 编

(一、二、三册)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57号 邮编:100803)

黑龙江省哈大公路印刷厂印刷

*

850×11686毫米 32开本 62.25印张 字数1500千字

2001年8月第一版 2001年8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5278-0/Z·643 定价:160.00元

石油“虎将”李敬的 清廉人生

代序(一)

樊廉欣

题记：

在石油战线，他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在石油战线奋战奔波了40多年，曾参加过玉门、川中、大庆、江汉、长庆、新疆、胜利等石油会战和油田建设，担任过石油工业部副部长。

20年前的1979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长篇通讯《和群众共甘苦的高级干部——李敬》，向全国郑重介绍了本文主人公的感人事迹。

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中央正在大力扭转党风，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李敬同志身居高位，不搞特权，始终把群众记在心里，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事迹，深深感动了广大干部和群众，使人民群众增添了对我党的信心。特别是李敬同志的“公仆形象”成为老百姓心中的“清官”、一种信念的载体。

历史当然不会重演，如今，改革开放已经整20年了，生活向前奔腾的速度使人大有恍若隔世之感。在首都北京，更是今非昔比，摩天大楼鳞次栉比，气势宏伟的立交桥上车流不息；行人

如织，穿金戴银的满目皆是；特别是到夜晚，那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令人眼花缭乱，那醉人的旋律从歌舞厅徐徐飘出，一派升平景象！

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作为高级干部的李敬同志坚定地站在制高点上，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革命本色……

走进李敬离休后的“家”，如同走进“寻常百姓家”，又像一个“油田招待所”。回眸最初的岁月，他由一名热血学生而参加革命，而集体转入石油领域……

走进坐落在北京六铺炕的李敬同志的家，如同真正走进了一个“寻常百姓家”。其实，它甚至还比不上现在城市里老百姓家里的水准。偌大的一套房子，陈设异常简单朴素，沙发、茶几、桌子都是20多年前的旧式家具，更没有什么现代装饰了。儿子几次要给他的房子好好装饰一下，都被他拒绝了：“这就很不错了，人要知足嘛！”

李敬同志爱好书法艺术，离休后更是锲而不舍，常常琢磨于翰墨之中，徜徉于笔意之内。他如此酷爱书法，竟然连一张大点的写字台都没有，有人建议他向有关单位说一声，按他的级别也会给他配置一个，但他摇摇手说：“使不得，那就是过分要求了。”结果还是司机小杨同志把机关车队的一张旧台桌搬来，给他当写字台用，他高兴地说：“这不就很好嘛！”

一次，去李敬同志家，看到一对满脸愁容、行动不便的老夫妇，又看到李敬同志的夫人尚克把饭直送到那老两口住的房子里。我以为是李敬同志的什么亲属来了，后才知那老婆婆患了癌症，老伴带她从油田来京求医。在京无亲无故，就找到老领导李敬同志家里，李敬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帮他找寻医院和大夫。后来我才知道，李敬同志的“家”简直就是一间“油田招待所”，一些从新疆、大庆、长庆、青海等边远地区来京求医看病或办事的人，只要找到

李敬同志门上,他都热情接待,包住包吃。李敬同志给老伴订了一条规则:只要是从基层来的同志,不论职务高低,不论认识与否,只要找上门来,都一视同仁,热情接待。尚克同志与他近 50 年相知相伴,相濡以沫,对他的吩咐不打折扣地执行。凡是从边远地区来的同志,只要一进李敬同志的家门,都感到像回到了自己家一样。第一次来的人,开始有些怯生,但没过几分钟,就被李敬同志和尚克那种亲切而随和的言谈融化了,他给远道而来的同志诚心诚意地营造了一种和谐的气氛。

李敬于 1927 年 4 月 26 日生于陕西扶风县李家庄一个清贫之家。但他生不逢时,当他从母体中来到这个世界的前 14 天,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拿起屠刀向共产党人杀戮,他的家乡也正是共产党活跃的地区,他从小就看到了腥风血雨和人民的疾苦。1945 年初中毕业后,他去西安炭市街实践商业职业高级学校学习,因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也没钱上学了,毅然弃学去参加革命。1946 年 8 月,当了晋冀鲁豫军区 17 师政治部宣传队的一名队员。这时,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进攻,17 师就首当其冲参加了保卫战。他在这血与火的战斗中经受了考验,第二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荣获二等功。后来,他还当过连队代理指导员,师政治部、师党委的秘书。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人民的希望……”1952 年 8 月的一天,随着这嘹亮、雄壮的进行曲,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程第一师的 8000 多名指战员,开赴西北石油基地。他们是根据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命令转为石油师,即将承担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石油工业的勘探、开发、运输及基本建设任务的。

当时的李敬,只不过是 25 岁的小伙子,浑身散发着青春的热情和生命的喜悦。当他刚刚步入玉门——祖国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时,他那颗激烈跳动的心更是按捺不住,广袤无垠的戈壁

滩，蜿蜒奔流的石油河，高耸入云的井架……这一切让他感到是那么陌生，又那么新鲜，大工业的气势震撼了他，刚刚走进玉门，刚刚接触石油工业，他就产生了一种难以分割的情怀。

他被分配到钻井处乌兹特姆钻井五队。从这天起，他就从军旅生活转到石油工业战线上，开始了人生的又一新的征途。

当天晚上，他久久睡不着觉，把新领来的钻井工作服、高筒毡靴、老羊皮大衣一件一件套在身上，又戴上铝盔照起了镜子……

是的，一切都是新的，祖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即将开始，玉门油矿的扩建是第一个五年计划 156 项中的一项，多么诱人的事业啊！这个具有铁的性格和务实的人，忽然打出一个充满个性的手势，道出一句文绉绉却是铿锵的话语：以身许国干石油，振兴中华舍我其谁！

从第二天开始，他就一身扑在井队里，虚心向工人师傅学习，一个工序一个工序地请教，在柴油机房看到司机加黄油也要问上一二三。休假日，他从不逛街访友，而是阅读技术书籍，没有几个月就把一本《钻井工程、钻井液应用》学懂了。不久，李敬被调到钻井公司生产技术科任副科长，以后又陆续担任了钻井公司二大队、一大队和鸭儿峡大队队长。在他的大队里，就出现过几个全国模范，王进喜就是其中的一个，因而他们大队也就名扬玉门了，他也被局里授予“二级劳模”的光荣称号。

1958 年 5 月，玉门矿务局根据石油工业部的命令，抽调 3400 多人支援四川川中石油会战，他所在的鸭儿峡钻井大队连锅端。李敬被任命为川中矿务局南充钻探大队大队长。南充，是川中石油会战的主战场，一顶草帽，一双草鞋，一个挎包，构成了李敬的会战形象。披星戴月，马不停蹄，30 来个井队处处都有他的身影。

国家危难之际，他汇入大庆石油会战的洪流。满腔热情报效

祖国，使钻井队伍捷报频传……40年过去，在老战友中间仍流传着他的一串串故事……

1960年1月，正是大地寒流滚滚之时，石油部一个电话通知，李镇静和李敬立即率领四川部分石油职工，迎着朔风北上，奔赴东北大草原。

那正是最困难的日子。

经济情况严重恶化，粮食短缺，饥饿袭击了全国。我们的“盟友”却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卡我们的脖子，撤走专家，大量压缩对我国的石油供应；而大洋彼岸的那位“山姆大叔”也在此时叫嚣“红色中国没有足够的燃料进行一次哪怕防御性的战争……必须监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并窒息一切……”

情况异常严重，共和国正处于生死存亡之秋。

就在这时，从东北松辽勘探前线传来了特大喜讯：“松基3井”喷出大量原油。正在钻探的其它井也都喜获工业油流，情况非常良好。这消息牵动着每个石油人的心，同样也牵动着中南海。

党中央对石油部关于“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组织大庆石油会战的报告”极为重视，认为这是石油部顾全大局，雪中送炭，为中央分忧。三天之内，党中央就批准了这个报告。于是一股股流淌的铁流，从全国各地涌向东北大草原。

李敬他们是最早赶到的一支队伍，虽然经受了旅途的疲劳，又强忍着饥饿，虽然在这亘古洪荒的大地上，雪舞长空，风撼井架，但李敬全然顾不了这些，任何困难都不在话下，好像他站在这地球之巅，石油就像聚在他的脚下。此时此刻，他高兴地吟诗道：

松辽盆地世罕有，万里草原狂风吼。精兵强将大会战，快干硬上看谁猛！

1960年2月，他被任命为第二探区副指挥，年底又被任命

为钻井指挥部指挥。

石油，这个曾给予人类现代社会的发展以巨大动能的太阳，当时似乎还很少照耀到中国。一个缺少石油的国家是贫血的，而贫血的中国怎能抵御两霸的霸权？善于思考的李敬，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为什么我们要受人欺侮？就是因为落后，因为我们缺少石油。

一种无可奈何的忧虑，一种满腔热血报效祖国的情感，在这位基层指挥的身上产生了巨大的动力。会战一打响，他就雷厉风行，破釜沉舟，七风八火，使钻井队伍旗开得胜，捷报频传。事后多年，他谈起当年的情况，感慨地说：“当时国家缺油，才是全局性的困难，第一位的困难。把会战打上去有困难，如果退下来国家和人民就更困难，说到底，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只能上，不能下，只能知难而进，不能知难而退。”

国家，人民，在李敬的心目中，永远是第一位的。他一生崇敬“亘古男儿一放翁”的陆游，今天自己也是“位卑未敢忘忧国”。当然，不仅李敬如此，整个参加大庆会战的石油将士何尝不是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前途紧紧联系在一起？

岁月无情，但岁月留痕。当1999年大庆举行会战40周年纪念活动时，昔日的战友又汇集在大庆。那天，大庆钻二离休干部、会战时1209队队长段新华家中，来了该队的老队员魏可用、赵忠昆、廖华彬等战友，相见特别亲切。当他们一提到老领导李敬时，气氛更加活跃起来，一个个有说不完的话语，因为李敬给他们留下了一串串动人难忘的故事。

1960年4月的一天，1209队的钻机未到，抽了两个班去雷延忠队帮助打井，一天魏可用班上大班，在紧张之后他们去值班房休息。当时任二探区指挥的李敬，身穿一件旧的黄军大衣，腰间扎了个带子，徒步经草原来到井场，一见大班的人未工作，就问：“小伙子，井上工作这么多，我们正在争分夺秒搞会战，你

们却在这闲篇。”大家的目光一齐向他投来，会战的人很多，都不认识他，淘气的小徒工仇文楚反过来问他：“你是干啥的，来这里说三道四。”李敬说：“我是来检查工作的。”

大家都笑了，有的说，我看你是拿钱不多，管事不少。有的说，我看你像个吊车司机，或者是个推土机手。反正大家都不相信他会是干部。仇文楚的哥哥仇文燕干脆说：“你要真是干部，我在井场倒爬三圈。”李敬说：“倒着爬没有必要，把力气使在工作上才对。”班长魏可用试探着说：“你要是干部，能和我们一起干活吗？”

“当然可以、我们现在就干！”李敬就和大家一起擦洗套管，他擦得特别仔细，连丝扣都擦得见了本色。魏可用说：“我看你干得还很利索，是个好把式。”干完后，李敬走了，在他背后传来工人们的笑声，李敬也回过头来笑着向大家挥挥手，并喊着说：“小伙子，一回生二回熟，咱们后会有期。”没过几天，二探区开大会，李敬作报告、语言生动，绘声绘色，把会战形势和二探区面临的问题讲得清清楚楚，大家听得热血沸腾，掌声不断。魏可用班的钻工们却个个目瞪口呆，惊讶李敬确实是个领导干部。他们还作好了挨批评的精神准备，可直到报告完毕，也未听见李敬批评哪个工人，倒点了几个干部的名，他严肃地说：“下面的问题，根子还在领导身上，我自己就有责任。”魏可用听后，情不自禁地说：“多好的领导啊！”

1960年正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困难时期，石油战士忍着饥饿在搞会战。杏24井井喷，来势凶猛，直喷二层平台，还夹着大量天然气和砂石，作为二探区副指挥的李敬，始终在井场指挥抢险，头戴铝盔，满身油水，直至井喷被制服。二探区管着几十个井队，他就在这几十个点上来回奔波，几十个井场都留有他的身影。工人们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有多少泥。1960年11月的一个晚上，饥饿、劳累，又遇大风，使他感冒发烧。凭着以往的

经验，捂着被子出出汗就会好的。谁知这一次感冒很严重，体温上升到39度多，加之又有煤毒弥漫，他躺在炕上昏迷不醒。直到火炕烧着了被褥，烧到了他的肌肤，他都不知道。当他被人发现时，从头部到胸部有好几处皮肤被烧伤了，大家赶忙请来医生抢救。伤口还未痊愈，他就去参加石油部厂矿领导干部会议。

当老战友们回忆起这些往事时，都众口一词地说：“李敬同志就是这样，从来不顾个人，一颗心全放在工作上和群众身上。”

是的，全凭这颗心，使他取得了人们的信任和爱戴。

谁也没有想到，1961年4月19日，会成为大庆油田一个很重要的纪念日。更没有想到，由这个纪念日而产生的强大冲击波震撼了整个石油战线。

会战伊始，捷报频传，会战形势非常喜人。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也出现了。由于钻井上得猛，要求快，产生了只抓进度忽视质量的倾向。甚至连“铁人”王进喜曾经领导过的“钢铁钻井队”，竟然也打了一口井斜超过了规定的井。

李敬这时已是大庆油田钻井指挥部指挥，此时他的心情更难过，难过的不是他个人的面子，而是为工作受到损失而痛心。他不怨天，不怨地，更不诿过于他人。“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个人的气质、禀赋、情感和性格。他知道，工人们在吃不饱饭、腿肚酸得受不了的情况下，仍然拼命大干，而作为指挥的他却把指标定得过高，加之，组织技术措施不够周密，作风不严细，使这口井出了问题。想着想着，他感到自己作为一个领导的失职。

4月19日上午，康世恩召开了全油田1000多人参加的大会，对钻井质量问题提出严厉批评，并点名让李敬及钻井指挥部另外两位领导站在主席台前给大家亮相。李敬他们在台上站着，检讨得满头大汗，职工们在下面难过得低头流泪。“铁人”王进喜在下面坐不住了，他深知李敬的为人，心里像刀割一样，“责任在

于我们钻井大队，怎能让我们领导为我们受过？”说着他就挺起腰杆，“噌噌噌”走到前台上，站在李敬身边，陪着他们挨批。

石油战士，个个都是将沧桑风雨凝为骨血的最具阳刚之气的男子汉，在困难面前，见到谁曾低过头、谁曾流过泪？但是，此时此刻整个会场却听到井队工人的抽泣声。

他们不是为个人的丢脸而难过，也不是为井队的“红旗”将被摘去而难过，而是由于自己的失职把自己爱戴的李敬同志推在“被告席”上，心里的确不好受。而李敬对下面出的问题，总是引火烧身：“问题出在基层，根子都在领导，”他的这句名言和他严格要求自己的作风，深深地影响和教育着自己的部下。

“4. 19”大会后，李敬和钻井指挥部其他领导开会整风，自我检查，最后下决心填死那口不合格井。李敬含着泪，王进喜含着泪，井队的工人也含着泪，背着水泥，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向井场，他们填掉的不只是一口不合格的井，更是填掉了低水平、老毛病和坏作风。他更加深入基层，到各个井队去调查研究，摸生产规律，找薄弱环节，发动群众一项项、一条条订出岗位责任制。经过实践证明，这个岗位责任制为企业管理创造了新鲜经验，使井队有规可循，有标准检验，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使钻井质量、速度、取芯率都有了一个新的飞跃。更重要的是带好了一个队伍，他们不论干什么工作，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我要为国家负责一辈子！

1963年3月9日，在石油工业部局、厂领导干部会议上，李敬同志就建立岗位责任制情况作了专题发言。康世恩同志很高兴地插话说：“我希望在油田领导干部中，多涌现出一些钻研勘探、热爱勘探，又善于组织勘探的事业家，那我们石油工业的发展就大有希望。像李敬同志，不愧是岗位责任制的专家，他这一举措，让我们石油企业管理水平又提高了一步。”是的，他为大庆石油会战立下了汗马功劳，功不可没啊！

他对群众的感情就像一团带电的云，能撞击出雷电火花。多少“老高原”、“老西部”至今仍念念不忘他们的老领导。即便身居高位了，清廉家风永远不变……

我想起一件事。那是1985年深秋，在西宁。

那时，我正在撰写《孙健初传》，随着这位已故著名地质学家的足迹而来到西宁，在一个石油大院里与曾经和孙先生共过事的几位老石油工人相聚。当我们分别时，他们向我提出一个要求：“到北京，您见了李敬同志，一定要代我们向他问候，就说，在西宁的这些老石油在想念他，愿好人长寿。”

这些同志都是建国后甚至在解放前，最早进柴达木进行石油勘探的“老高原”。柴达木海拔3000米以上，他们在缺氧或者严重缺氧的情况下，在柴达木盆地硬是战斗了几十年，他们的一些战友为柴达木献出了生命，把遗骨留在无人烟的荒滩上。然而在80年代初期，他们或由于没有文化，或者因为是个工人，没有获得相应的对待。上级决定从柴达木盆地撤出一部分老同志，并在条件好的地方建立生活基地，也没有他们。这些同志想不通，就向有关部门反映，但毫无结果，此时适逢副部长李敬同志来柴达木现场办公，他们就找到了他。李敬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能在这么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坚持几十年，作出了贡献，有的同志甚至献出了生命。柴达木现在能发展成这个样子，也是不容易的，这里面有你们的血汗。你们提的这些要求，应该说是不过的，是合理的。当然油田有个打算，是逐步解决老柴达木人的问题的，我可以向他们反映，把你们这些老同志尽量向前安排一下，你们觉得怎样？”

“没什么了，李部长，就凭您这几句贴心的话，我们听了心里也是暖和的。”

石油业内的人都知道，全国所有油田最艰苦的应属青海油田，和这里的环境相比，任何困难都不值得一提了。

事后，李敬同志郑重其事地和青海油田领导研究了这个问题，使这些老同志很快搬到了西宁市，安度自己的晚年。多年过去了，他们仍然不忘李敬同志，当我回京后把他们的心意向李敬同志转达后，李敬同志颇有感触地说：“这其实是我们当领导的应该想到做到的事，没有想到做到说明我们没有当好公仆。我们只不过做了点份内的事，这些事对于当领导的人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可人家老是不忘，还要感谢咱，咱心里怎么能安啊！我们是不应该亏待这些老同志的！”

这真是一个足以让人流泪的故事。由此我又想起了1977年我目睹的一件事，李敬同志那时正在长庆油田红井子探区领导一个万人大会战。有一天中午，他从工地回来，像往常一样拿着碗筷去食堂买饭，还没到食堂就看见食堂门口围着一堆人，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什么。他走近一看，只见食堂门口贴着一个公告，写着八个大字：今日无电，自行方便。就是说，因为没有电，食堂就不做饭了。平时待人宽厚的李敬，此时遇到如此有碍群众利益的事情，不禁拍案而起。他把管理员叫来，指着公告问道：“你说‘自行方便’是什么意思？”

管理员支支吾吾地说不上来。李敬愤愤地说：“红井子四周荒滩一片，无人烟更无饭店，我这个当指挥的都方便不了，你叫大家怎么个方便？”

“是啊，你叫我们怎么个方便法？”群众中有人也指责。

李敬同志接着说：“大家会战，辛辛苦苦，怎能连饭都保证不了？我看你这个管理员就缺少感情，回头让你也去工地干干，你就能体会到大家的艰辛。再说没电，人总不能让尿憋死吧？现在我叫你用口吹也得把这顿饭做出来。”还没等李敬把话说完，群众中就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管理员这时才清醒了，深感内疚，忙组织食堂人员搜集柴火，最后还是把饭做出来了，只不过比往常推迟了一个小时。更重要的是，食堂管理员似乎从此

也动了感情，饭菜的花色品种多了，在会战紧张时也会把饭菜送到工地上。

他对群众的感情像一团带电的云，能撞击出雷电来。

提起这，司机小杨是最有感受的。他说，李部长对人总是真诚、坦荡、豁达和平等待人，全没有那种“官气”，对我这个普通司机也是关怀备至和尊重的。

那是小杨给李敬开车的头一年春节，李敬同志上了车以后，他问：“李部长，今天先给哪位老同志拜年？”

“先去你家！”

小杨以为自己听错了，又问了一句：“谁家？”

“你们家啊！”

小杨感到意外，部长要给自己的司机拜年，至少他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再说也没有跟家里打招呼，连个准备也没有，便忙推辞说：“李部长，咱们都见面了，都互相拜年了，我们家就免了。”

“还有你母亲啊，我得给她老人家拜年。”

在一种无奈的情况下，小杨把李部长带到家里。李敬见了小杨的母亲和爱人，双手作揖说：“向你们全家拜年了，特别要感谢你们，小杨成天跟我工作，到处奔波，他就很少有时间来照顾家里，所以请你们包涵。”

小杨的母亲非常感动，没有想到家里来了这么一位贵宾，忙说：“李部长，我们感谢你的关怀……”话没说完，老人的眼泪已经流了下来。

从此以后，每年春节，李敬同志首先要到小杨家给他母亲拜年。他的母亲住院，李敬总是要抽时间去医院看望老人。特别是老人去世以后，李敬和他们车队的司机一起，又专门去向老人的遗体告别。

这绝非表面文章，而是李敬同志对同志、对群众真实感情的

流露。没有以自己胸膛紧贴人民胸膛的人，不可能如此随和地与群众进行感情的交流。

他从一个普通司机的母亲的一生，想到了自己的母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他这种与生俱来的天性，更加深了他对仍在农村的老母的怀念与内疚。李敬是孝子，他的母亲也是位勤劳朴实的农村妇女。他为自己一生浪迹天涯未能亲躬服侍母亲而感到深深的内疚，不时“西望扶风思老娘”（李敬诗语）。老人在家乡人缘极好，总是爱帮助别人。

一天，母亲来信说，几个自家亲戚到北京找你，想请你给安排工作。李敬忙给母亲回信，一问母亲起居如何，二问家乡收成好否，三就为亲戚安排工作一事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在信中说：“他们如果要到北京看看，我和尚克都欢迎，包他们吃包他们住包他们玩。如果让儿给其安排工作，此事难以从命。非儿不孝，实在不能也。以权谋私，已成公愤，儿岂能舍党纪国法于不顾，遭人唾骂。请母亲大人向其讲明大义，不要贸然来京，枉花路费……”

他对妻子和子女，更是严格要求，教育他们以一个普通人、平常心去生活，不得打着他的“旗号”向组织伸手。和李敬经常接触的人都知道，他们从没有见过李敬给别人打电话、写条子，给自己亲属和子女谋利益。在老伴的提级、晋升问题上，他从来不为老伴说话，所以他老伴尚克虽然是解放初参加工作，退休时仍然是个一般干部。4个子女中，3个是工人，都在基层工作，只有大女儿因是劳动模范后提升为处级干部。如此而已！

俗话说，心是一杆秤，嘴是一座碑。在石油战线，在熟知他的人中，几乎是众口一词地称赞他：“勤政廉明的好领导”、“人民群众的好‘公仆’”

笔者在石油战线奔波了40多年，其中也与李敬有过数次接

触，听到的，看到的有关他的故事真是不少，他所做的一切原本自然，并不想做给谁看，所以不容你怀疑，只容你在激动、思考中行动起来。

“要写他！”成了蓄在我心头已久的愿望。

但当我向他正式采访并核实一些事情的时候，却吃了他的软钉子。

我问：“听说，王进喜所以成为全国劳模，是与你的培养、帮助分不开的，你能就这件事提供一些情况吗？”

他说：“王进喜是我的战友，在工作上，特别是在最困难的时期，我们同甘共苦，是他帮助了我，也教育了我。再说，劳模也不是什么人培养出来的，而是本人在久经考验、水里泥里滚打出来的。”

我说：“你在时任石油部副部长期间兼任胜利油田一把手，把胜利油田的原油产量大幅度提了上去，做出了许多卓有成效、扎实的工作。”

他说：“产量提高是客观存在，但我不能贪天之功，你怎么不先想到胜利油田广大科技人员和职工的功劳？”

我从他口里得不到任何我需要的材料，就说：“李部长，就这么简单吗？”

“就这么简单。”他也这么说。

不知怎地，电影《列宁在1918》的一个情节忽然跳到了我的脑海里。当时莫斯科被反革命包围没有粮食，列宁派瓦西里到乌克兰搞粮食，一路上出生入死，遇到了数不尽的困难，最后把粮食运回来了，见了列宁说回来了，列宁问：就这么简单？他说，就这么简单。

两件事的时间和空间都不一样，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两个主人公的高尚情操和修养如此地相近，好像不值得一提，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除了一切为了人民的革命事业外，一个共产党员